

# 读《子恺遗墨》断想

萧 宜

太原的赵柱家先生读了拙著《凭窗忆语》，通过文汇出版社辗转联系到我，最近给我快递来一本书。我拆开包装，大本本，硬面精装，赵朴初先生题写的书名：《子恺遗墨》。

赵柱家先生主编的这本大著，收入了丰子恺先生抗战时期在《宇宙风》插图画稿十三幅，丰先生论艺术的文章十六篇，以及丰先生师友及学者论丰子恺艺术的文章二十篇，其中有叶圣陶、朱自清、巴金、朱光潜、郑振铎、俞平伯、王朝闻、钱君匋等。

说起丰子恺，就要说到他的漫画。漫画，原是一种鸟，就是我们通常叫作鹭鸶的。北宋晁以道《墨迂生集》说到，“黄河多淘河之属，有曰漫画者，常以嘴画水求鱼。”公元1771年，日本一个名叫铃木焕乡的，出版了一本汉文刻随笔集《漫画随笔》，其行文风格模仿宋洪迈《容斋随笔》，因为喜欢那叫漫画的鸟，才用它作了书名。后“浮世绘”风俗画家葛饰北斋，把他变形夸大，用笔随意，表现城乡生活的画，称做漫画，并出版了一本《北斋漫画》，开了漫画创作的先河。

上海最早刊出有漫画特征的绘画，是1904年3月27日上海警钟日报的“时事漫画”。1925年12月，丰子恺先生的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问世，着力促成这本漫画出版的是郑振铎先生，之前也是他设法要来丰先生的一幅画，以漫画之名作为插图，在《文学周刊》发表，《子恺漫画》的出版和它的社会影响，对漫画这一画种在中国的流布普及起着重要作用，其形式和题材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形势的发展，也有很大拓展。

丰子恺先生一生创作漫画近五千幅，《子恺遗墨》收入的十三幅画作，是劫后遗珍，它经历兵燹战火，和风霜雨雪的磨难，现在得以公之于众，实属难得。

子恺先生多才多艺，他是作家、画家、翻译家，他的散文随笔，他的画，都独具特色，自成一家。他也精通音乐，会作曲，复旦大学校歌，作词刘大白，作曲就是丰先生。

我与丰先生，虽素昧平生，倒也有些往事，趁此机会，可以说一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各大商店的招牌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其中很多用书画家家的手写体，记得有马公愚、赵冷月、胡问遂、舒同、胡铁生等。上海儿童用品商店用了丰子恺先生的手写体。丰先生的字有自己的特色，很受欢迎。文汇报著名记者金一毛，写字就喜欢仿丰先生，同事都说他的字属丰体。丰先生的字，自成一体，考其源流，可追溯到晋代书法家索靖。索靖，字幼安，是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姊之孙，以擅写草书著名于世，尤精章草，有书论《草书状》一篇传世。据丰先生给幼子丰新枚信，“你以前模仿我的字。我是以《月仪》为基础的，所以你必须练《月仪》。”《月仪》便是索靖写的字帖，丰先生对它评价很高，认为“古今以来无有可类比者”。

丰一吟、丰新枚写字便都是家传的丰体。

丰先生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画会上拍卖会。

那是1993年6月20日，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举行书画拍卖会，丰先生的一件作品《一轮红日东方涌》被列为一号拍品。那幅作品以四万到五万元起拍，经几轮竞价，最终以十一万五千元，被手持一号竞拍牌的香港张宗宪先生拍走。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艺术品拍卖会，对此留有深刻印象。

1990年的一天，笔者原主编徐开垒先生交给我两篇丰先生的文稿，徐开垒先生虽然离职多年，但一直关心笔者。他给我的文稿：《宽盖》《老汁锅》。我即安排版面，以《散文两篇》为题，于笔会头条刊出。这两篇文章一仍丰先生缘缘堂随笔风格，娓娓而谈，语言素朴清雅，风趣幽默。

《宽盖》一文提到他老师李叔同出家的事，说那时自己二十来岁，跟随老师去玉泉看一位程先生，以后他们二人先后在虎跑寺出家为僧，一人法号弘伞，一名为弘一，成了佛门师兄弟。所以要丰先生随行，是李叔同出家前后有些事要他帮助。

这位程先生，名中和，在二次革命时期当过师长，皈依佛门后，做了虎跑寺当家。抗战胜利后，弘伞在上海收了一名徒弟，此人敌伪时期当过特务，有过血债，现在忏悔，决心放下手枪，出家为僧。弘伞也是拿过枪的，见他如此，便收他为徒，赐名宽盖。宽盖是见过世面的，办事能干，丰先生倒是看他不顺眼，觉得他“眼角倒竖，一脸横肉，与底下的僧衣颇不相称”。但弘伞对他十分信任，虎跑寺大权放手给他，连自己的图章也交给了他。不想过了些时日，有一天，弘伞收到杭州法院的传票，有人控告他擅自变卖寺产田地，卖契上盖有弘伞图章。原来宽盖擅自做主，假师父之名，在寺后盖了一所小洋房。弘伞这时才醒悟，但为时已晚，只能偷偷离开杭州，云游四方，远走他乡。待风头过后，宽盖从上海带了一个女人，一起住在那个小平房里。他还常常载了那个女人，开着机器脚踏车，在西湖边上兜风。一次在楼外楼吃饭，恰与丰先生相遇，他满不在乎打招呼，倒让丰先生很觉尴尬。

《老汁锅》写丰先生家乡一朱老先生，他家道富裕，而生活俭朴，每月只允家人初二、十六两天吃荤。他自己常备一个老汁锅，把吃剩下来的肉、鱼、鸡骨头倒在里面，每日烧煮，经日“享用”。他死后，他的后事办得很体面，向城中绅士遍求挽诗，丰先生的岳父徐荫荪也应邀写挽诗一首：“宁使室人纷交滴，毋令吾口嗜腥鲜。而今公已骑鲸去，鸡豚祭酒罗灵前。何如生作老饕者，飞觞醉月开琼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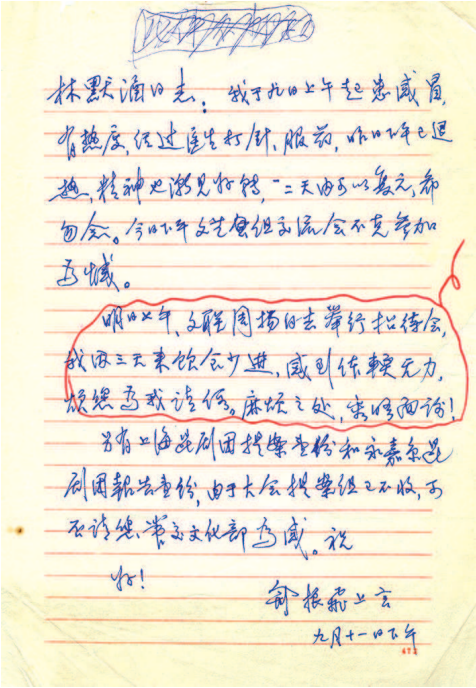
丰先生说，朱家向他岳父征求挽诗，直是讨骂。

丰先生岳父生性旷达，在家乡当一名律师，一有收入，便携老妻到处游玩，尽情享受。他觉得老丈人“过分旷达，对子女养而不教”，以致儿子要靠父亲获得职业，世态炎凉，父亲一死，儿子便失业，家境惨败。“抗日战争期间，我带了岳母向大后方逃难，我的妻舅及其子女在沦陷区，都不免饥寒。”联想到丰先生《作父亲》一文，他对孩子的教育，是何等细致入微，就不难理解他对老岳丈过分旷达的做派，会有微词。

丰先生的这些遗作，都是在“文革”后期审查期间写的。徐开垒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子恺先生在审查期间，一方面应付“四人帮”批斗，另一方面写下文学散文33篇，并加“缘缘堂续笔”，陆续寄给远在外地的幼子新枚，囑妥为保存，以期一旦黑暗过去，他的新作得以问世。由此可见，一介书生的丰先生，平和率真，慈悲为怀，他的坚强和非凡的定力，以及他的远见卓识，是超乎常人的，他坚信，黑暗是暂时的，未来必定向好！

这些本来都已忘却，因为读《子恺遗墨》，打开了记忆的门，让我想起这点点点滴滴。

（此文写作时曾参考美术史论家黄可先生《漫话海派漫画》一书，特致谢意。）



记不清具体的时间了，似乎是2009年起与蓓华先生多了往来。

俞振飞有位学生孙天申，是我的昆曲老师，著名的昆曲清曲家，住在河南南路邻近城隍庙一带，年龄与蓓华先生相近，她称蓓华先生为师娘。那时候蓓华先生的家在徐家汇路重庆南路瑞金新苑一幢高楼的24层，她们是多年要好的牌搭子，时常在几个老朋友家中打麻将。要是哪天蓓华先生闷了，一个电话天申老师便约了我们这些喜欢昆曲的小年青去蓓华先生处闲聊。

老太太是个爱热闹的人，每次见了我们都高兴，一边招呼大家坐下，一边张罗着为大家端茶。印象里我们在一起没唱过昆曲，多半是听她讲故事，讲俞振飞，讲昆曲，而我是手上最忙的。蓓华先生一直珍藏着俞老生前使用的两枚印章，“俞振飞印”、“江南俞五”，每次总有曲友会带上几本俞老的书想在书上盖这两枚印作纪念，由于我懂篆刻的缘故，这盖印的事自然落在了我身上。特别是2013年6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精装本、线装本与珍藏本《粟庐曲谱》，曲友们有回共带去了四十多册，高高低低堆了一桌子，每册上加盖这两枚印，足足盖了三个多小时。不过我十分沉浸在这份快乐之中，那两枚印石虽为普通青田石，到底跟了俞老一辈子，已是满身的包浆。

上海有位昆曲世家徐老先生，存有一百多封俞振飞写给他的信，十多年前因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打算为这一百多封信找个新着落。台湾“中央大学”的戏曲专家洪惟助教授得知后专程赶来上海挑走了一些，也有其他方面选了一些，其余的，惟助教授对老先生说待学校商议后再作决定。我的好朋友赵卫是京昆知名票友，知道我喜欢名人书信，遂介绍我认识了徐老先生，老人家见我心诚，将剩下的全部转让给了我。

那段日子我天天把这一百多封信理了又理，读了又读，生怕少了，生怕坏了，于是有了编一本俞振飞书信集的计划。我把这想法告诉了蓓华先生与天申老师，其时她们早已知道我收藏下这

## 笔会

# 他们是姹紫嫣红里的云与龙

唐吉慧



上图：俞振飞为书作盖“江南俞五”印  
左图：俞振飞致林默涵信

些书信的原委，说倒还真没有一本俞老的书信集，她们能帮的一定帮。

俞老去世后，蓓华先生将俞老的不少珍贵资料捐给了上海图书馆，有字画，有戏服，有书信……为了编这本书信集，我想去上海图书馆看看那些书信。2011年1月11日下午，我约了蓓华先生，请她在协助查阅的文件上签个名，没过几天我就带着文件去了上图。接待我的恰是好友翁佳慧的婆婆郑传红，佳慧是俞振飞昆大班学生岳美缇的学生，当年是上海昆剧团的小生演员，现在去北京多年，成了一名优秀的青年昆剧演员。

那天签过名，老太太嘱我稍坐片刻，缓缓走入房间取出五六个信封，她说都是俞老写给她的信：“你可以看看，就不要编在书里了，不太好意思。”她笑了笑，接着说：“可以随便拍，但不能带走，前两年有位记者跟我借去一封，说用后归还，后来没了消息，我年纪大了，记性差，忘了记者的名字了。”我带着相机，将信一一拍下，她认真地再将信纸折叠整齐，塞入信封放回了房间，不一会儿又拿出三个信封递给我，“不晓得里面装的什么，你看看。”她说。我打开两个，是空的，打开第三个，有张宣纸，我好奇展开，立时发出了惊叹，展现在眼前的是启功先生为俞老题的字：“俞振飞舞台艺术集锦”。老太太皱了皱眉，一声嘀咕：“这不知是什么时候写的了。”继而对我说：“俞老过去给政协写过一个昆曲的提案，我找不到了，你编的书里如果能放进去，那太有意义了，要知道那个年头昆曲太难了，那份提案是为昆曲带来希望的。”

听了她的话，我开始四处寻找这份俞振飞的政协提案来，不错过老报纸、老期刊，不错过他的昆曲文论、昆曲著作，遗憾的是数年来，到2016年5月俞老的书信集出版了依然毫无头绪，变成了一份放不下心的牵挂。然而，时间终究没有让我错过，2019年年末，我在北京参与某次拍卖时意外得到了这份材料。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俞振飞参加了

1980年8月28日至9月12日在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9月11日下午他写下一封信，托人带给同在文艺组的林默涵，信上说：“我于9日上午起患感冒，有热度，经过医生打针、服药，昨日下午已退热，精神也渐见好转，一二天内可以复元，希勿念。今日下午文艺组交流会不克参加为憾。”随信附了一份他撰写的《为昆曲的继承、革新和发展提几点建议》的大会提案，与永嘉昆剧团的报告一起请林默涵带交文化部。

蓝印的四页纸上，俞老细致地叙述了昆曲的继承、革新和发展，满含了他对昆曲的殷殷之情。关于继承，他说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目前无法演全，仅《牡丹亭》几出，其余成了绝响，如果仅保存文学本子，不在舞台上“活”起来，他觉得问心有愧，但要上演，一般的观众欣赏水平存在距离，如何对待这些名著是重要的问题。另外南北昆有剧目约五百余出，老艺人传下仅二百余出，北方老艺人已不多，南方散在了江、浙、沪等地，时间不等，期待文化部将这些宝贵的力量组织起来，统一规划，请老艺人们继续传授。

## 一片春心付海棠

陈俊江

苏东坡很好懂吗？读了苏东坡，人生就潇洒了吗？这个话题太大，不容易琢磨。

春意渐浓，海棠正当花信，如珠如玉，胭脂匀淡。应和这番美景，历代海棠题咏也在春光里“诗词大会”。时文中屡见引用苏东坡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引用了，往往就会评论，见解多聚焦爱惜之情——爱花，惜春，惜惜少年时，怜惜眼前人，珍惜刹那芳华。还看到一个说法，生当如花绚烂，爱当如花热烈。如果作为写作中的一种生发，这些说法大约也能自圆其说；如果作为经典的解读，就不免流于表面，甚或有点牵强。

这首诗读来是有点你依我依情意浓的味道，这跟诗中海棠意象的人格化有关。其实，这是巧妙用典。所用典故与杨贵妃有关。据宋代释惠洪《冷斋夜话》记载，唐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妃子醉未醒，被侍儿扶掖而至。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明皇笑曰：“岂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海棠春睡”典出于此。把这个典故用活了的文人，便是苏东坡。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东坡爱海棠是出了名的。东坡大名苏轼，字子瞻，“东坡”这个号与他的贬谪经历有关，被贬到黄州之后，他在东坡开荒种地以自给，遂自号“东坡居士”，从此“苏东坡”名动天下。黄州多海棠，东坡对海棠情有独钟，“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天下爱花者众矣，但如此执着，舍东坡其谁？说东坡是“海棠痴”也是恰如其分。

东坡爱海棠，一往情深。某个春风沉醉的夜晚，诗心一动，《海棠》永流传。花痴为花忙，熬夜陪海棠，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从这个角度看，爱花惜春，珍惜芳华，也容易理解。

若仅止于爱花惜春，那对此诗的理解就有些浅白了。谁懂东坡的心事呢？那种贬江湖之远的寂寞冷清。苏东坡乃深情之人，唯深情才能

关于革新，他说必须新编一些历史剧、传奇剧，同时要试着创作现代剧，以丰富演出的剧目。关于发展，现有剧团面临着财力物力的缺乏，上海昆剧团甚至没有一间像样的艺术资料室，大批珍贵的艺术资料无力收集。人才方面则青黄不接，老编剧越来越少，青年编剧不熟悉传统，作曲人员更少，为此他提出了戏剧、戏曲学校培养昆曲编剧人才，音乐院校培养昆曲作曲人才，戏曲院校培养昆曲演员及伴奏人才的建议。

林默涵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文艺界的领导人，参与过不少文艺政策的制定、文艺创作的组织等工作，所以对文艺工作是极为熟悉的。20天后的10月1日，他给文化部黄镇、刘复之、周巍峙写去了同样的一封信，巧合的是2020年年末，我竟在绍兴一家旧书店找到这封信的底稿，信中说：“政协第三次会议期间，俞振飞同志交来一份他关于继承和革新昆曲的建议，和浙江永嘉县昆剧团的报告，我先送给马彦祥同志看了，他提出了很详细的意见。如何妥善对待昆曲这一艺术性很高的古老剧种，确是一个非常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必须及时采取措施，不能随他去。现将建议、报告和彦祥同志意见送上，务请抽时间一阅，并考虑如何处理。（因为彦祥同志的字迹较草，不易辨认，又恐遗失，所以打印了几份。）”

这以后文化部采取了诸多抢救和保护昆曲的措施，到了40年后的今天，这座园林早已姹紫嫣红开遍。蓓华先生有次回忆上海昆剧团到温州、瑞安、永嘉等地演出的情形：“上座率很高，头天八成，第二天就九成，后来全满，站票还有两千多。演出后，当地有的老艺人热情地将珍藏的昆剧旧本子送给我们。”

蓓华先生原名熊瑞云，俞振飞的小名为伯龙，《易经·乾》里有一句“云从龙，风从虎”，蓓华先生当年给我看的那几封信里，俞老便以此称她“云”，信末自己署名“龙”。两人于1980年结为连理，有封信上俞老写到：“我不多讲了。我们结婚虽然只有几个月，好象已经有一二十年的感情了，我真离不开你。”今年俞老诞生120周年了，蓓华先生则在不久前离去，他们是光影交织里的姹紫嫣红，他们是姹紫嫣红里的云与龙。